



吃羊肉

◎顾剑

天气渐冷,又到吃羊肉的季节,通城羊肉食客又在搜寻羊肉网红店。此地备受推崇的无外乎兴仁、观音山、闸东、芦泾等地的几家老牌羊肉店。

通城人吃羊肉格外讲究,尤其讲究季节,一年四季只有冬天食用羊肉。多数通城人常常对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四季以“羊”为主不以为然,更对徐州三伏天举办“伏羊节”,许多人打着赤膊,喝着冰啤,大快朵颐吃羊肉感到困惑。其实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你只有入乡随俗才能融入当地人的行列。

这些年我奉命援疆,在伊犁待过几年,对南通、伊犁两地羊肉的做法吃法大致有个了解。南通人吃羊肉细腻,做法讲究;伊犁人做羊肉粗犷,吃法简单豪放。南通人能将一桌全羊席做得色香味俱佳,什么冷切、热切、红烧、羊脑炖蛋、羊血烧豆腐、大蒜炒羊肚、糖醋熘羊肝、鲫鱼炖羊汤等。而伊犁人桌上不是烤全羊,就是大盘的手抓肉,上面的羊头、羊肋条、羊肚、羊蹄等一应俱全,酒过三巡后还有诱人的红柳烤肉等着你。伊犁人吃羊更讲究礼仪,羊头给桌上最年长的、羊耳朵给桌上最年轻的、羊眼睛则给同桌最好的朋友、江巴斯骨(羊髌骨)理所当然是给最尊贵的客人。我在伊犁这些年,能经常享受到羊眼和江巴斯骨的待遇。

梦想记

◎海狼

喝上几口大红袍
我就成了一个
碧波横笛的隐士
一挥手
武夷山上的亭庐
泊云而来
我与李卷论道于山崖云岭
夜观天宇中的星象
上山下山
只为了去遇见
天下的文宿诗侯

扛着青龙偃月刀
我想学那周仓
做一个追风的将军
一抬脚

就把关二爷和赤兔马
扔在身后九里地
不等擂鼓三通
我势如雷霆
当先奔进敌阵
先大战个三百回合
过把老瘾再说

端起一坛老酒
我就想醉成杜牧
扶着杏花村的篱笆
步态踉跄
一扭身
那个牧童遥指的清明
就发出呜咽的响声
汾河的水啊

对备受南通食客举荐的“海门羊肉”也褒贬不一。所以有新疆朋友在南通吃饭,我们绝不会点羊肉,反之我们在新疆他们也不会招待海鲜大餐。

这几年羊的身价不断被刷新,随之而来的是羊肉价格的不断飙升。白切、热切羊肉总要卖到140元左右一斤,一桌全羊席再配上几个时蔬和杂鱼,没有一两千元是打不下来的。一些喜食羊肉的市民到农批市场买了生羊肉自己回家煮,以节省成本。前两年羊价的攀升也诱发了“偷羊”的治安案件,原港闸某乡农户养的羊经常丢失,却始终抓不到偷羊贼。某日深夜,这个偷羊贼趁着月黑风高潜入农户羊棚中,双腿夹住羊头,提刀直刺羊喉,哪知一时心急,不小心刺中了自己的辜丸,顿时鲜血直流。次日,派出所民警顺藤摸瓜破获了此案。目前市场上的羊肉大都产自内蒙古和宁夏,真正新疆羊肉则少之又少,因为路途遥远,物流不方便。

前年春节,在伊犁经商的三余老板吴伟为了让我们春节期间能吃上伊犁羊,自己单枪匹马开着小车,装了7头羊,花了三天两夜赶回南通,让众援友在节日期间分享到伊犁美味。伊犁、南通尽管饮食文化各异,但经过两地长期的人文交流,各自鲜明的地方特色相互包容,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而大放异彩。

柿子

◎文娟

精彩小说

又到了柿子上市的季节,看着黄澄澄、红彤彤的柿子,我不由想起了祖父。

祖父自幼双目失明,眼窝塌得厉害,似两个窟窿。然祖父要比一般人聪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说,琴瑟笙箫、吹拉弹唱也样样精通。他还晓得谁家屋前栽了几棵树,谁家屋后结了什么果。

由于受运动冲击,我一出生便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祖父心疼我,把我拉扯到他身边,但盲人毕竟是盲人,总归有失误的时刻。那是个天寒地冻的腊月天,不晓得是冷还是饿,我蜷缩在襁褓里嗷嗷大哭。祖父也不晓得孙女是冷了还是饿了,摸索着喂了我几口,见没有停止哭闹的意思,寻思要么困了,便把我放进被窝里。

等撕心裂肺的哭声引来路人,屋里已烟雾缭绕,火星子不仅烧穿了我的棉裤,还伤着我的膝盖。祖父难受得三天没吃一口饭,也没抽一支烟。祖父狠狠打了自己一嘴巴,把剩下的烟丝统统塞进了灶膛。

好在,我的腿没出现异常,当我能正常活蹦乱跳时,祖父才松了口气。可祖父仍常常叹气,他担心我的温饱。祖父倒是有两项绝技的,一项测字算命,因能测会算,被称为“半仙”;一项扎草盖头沿街叫卖。祖父扎的草盖头精致又结实,据说能传几代人马。但在那个年代,祖父的所作所为无异给自己戴帽子,一顶封建迷信的帽子,一顶拖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虽有信男善女常趁夜色敲“半仙”的门,可门里的祖父糠筛样瑟瑟发抖,劝门外人赶快离开:别信,我是骗子,骗子是啥货色你们晓得吧!

祖父怎能不害怕,关于我们的漫画铺天盖地,漫画上,祖父是那么丑陋,眼窝凹得像水缸,头发长得像扫帚。漫画上的我五六岁模样,撅着嘴巴,翘着羊角,两只手紧紧拽着祖父的衣角。人们的目光往往集中在我身上,说倒可怜了这个小丫头!这还不算,祖父的声音被录进了广播。广播里,祖父做着深刻检讨,翻来覆去,一遍遍又一遍遍,可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他的孙女,他说,我有一个孙女,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想让她吃饱饭。

春天不仅带来暖暖的春风,还夹着丝丝春雨。祖父耸耸鼻子,说闻到了槐花香。我说槐花漂亮呢,一嘟噜一嘟噜,像雪一样白。祖父拖了凳子去捋,一把把,往我嘴巴塞。我嚼着嚼着,告诉祖父槐花好吃。

夏天就好办多了,祖父借洗澡之名常往沟里钻,顺便将摸到的小鱼小虾放进咬在嘴边的布袋子里。祖父不吃,问我喜欢吃不?我啧啧嘴巴说好吃好吃真好吃!

白露一过,秋意渐浓,祖父蹑手蹑脚来到邻居家屋后,拼命踮起脚跟,那儿有棵愈长愈高的柿子树。祖父一只手揪住枝丫,一只手在树丫间来回摸索,我见他摸到了柿子,可他没摘。后来的几天,祖父天天如此。大概过了七八天的样子,祖父终于下手了,口袋里装不下,朝我手里塞,我喊拿不动了拿不动了,祖父才作罢。回屋里数了数,九个。祖父说明明十个,怎么少了一个?我没告诉祖父,中途被我丢了一个,慌的,生怕邻居家突然冒出个人来。祖父把柿子埋进灶膛灰里,说:“等几天,不能心急,必须捂软捂红才能吃。”我天天趴在灶膛口,可柿子天天硬邦邦的。祖父也感到奇怪,天天问:“黄了吗?红了吗?”

我暂时放下对柿子的执念,忽然心血来潮想戏弄下祖父:“红是什么样子的呀?”祖父说:“像太阳一样呀。”“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呀?”祖父说:“又圆又红,像我宝贝孙女的脸呀!”祖父摸了把我的脸,说:“瞧把我孙女冻的,这老西北风呀……”

明与暗

陈顺源

灯下漫笔

紫琅诗会

亮又清
今宵,酒旗飘飘
诗雨纷纷,让人长泣

跨上一台机车
我想学那位
精忠报国的岳飞
率领帐下的虎狼之师
血战敌寇
一抬眼
战马长嘶
那八千里路的苍茫故国啊
壮怀激烈
早已铸成了忠肝义胆
和铿锵之诗
让山河和百姓哭着听